

劉家昌反富二代教仔法

劉家昌

查小欣

劉家昌的市場觸覺與危機處理全數發揮在兒子劉子千身上。

先看劉家昌的市場觸覺，他要兒子劉子千用「鴨聲」唱《你你你》，遭到各方批評取笑，因而引起關注，在互聯網上炒得沸沸揚揚。

但人紅自然是非多，劉子千被翻舊帳，去年四月他因醉駕上庭，審訊時，子千被指曾犯刑事案，當大家預備向子千大起底時，劉家昌已啟動危機處理，出手拆彈。

為免外界胡亂揣測，越描越黑，劉家昌以快打慢，敦促子千第一時間挺身親自交待清楚。

原來子千是於零八年，從美國留學返港後，跟幾個美國朋友到中大環湖桂坊酒樓，朋友好奇買了一些大麻給他，他「開眼界」，子千從來沒見過大麻，不知道朋友給他甚麼東西，湊巧地，當大麻傳到他手中時，警察到場查牌，他便被帶返警署問話，因不想令父母丟臉，他沒有暴露身份，也未去聘請律師，獨自面對，並坦然接受驗尿，結果證明他未有吸食，由於沒有前科，所以被判藏有大麻罪名，罰款一千元，毋須坐監，但留有案底。

有說藏大麻案底有損子千乖仔、誠實和敦厚形象，我卻覺得他的剝削性格，老實性格，傻得真，不懂世途奸險，雖在美國讀書，卻連大麻也沒見過，可見其純；又為了講義氣，沒有供出朋友名字，有情義；而最重要的是驗尿報告證明他沒吸食。

如果子千對此事避而不答，又或大要太極說甚麼「過去了的事不提了」、「不回應」，直至被傳媒挖出真相才自招，那是被迫供，現在自曝是坦白。

子千又稱已吸取教訓：「現在知道要挑選朋友，現在不喝酒，也不去夜店，很少出門，大多待在家看電視。」

努力修補形象。

而甄珍被問回應時，沒左閃右避，巧言令色，而是很得體的回應，她指子千已是大人，要承擔自己做的事帶來的後果，並讓子千承擔責任。

至於劉家昌在子千藏大麻事件曝光後，他照樣在台灣跑通告，他說：「我問他沒有抽，他說沒有，沒有的話就好，我也沒罵他。」重點是沒抽。一家人面對危機落落大方，值得週刊新聞的藝人借鏡。

召喚那逝去的精神

琴台聚

彥火

遙遠的年代是一支悠長的悲歌，／杏花、春雨、青山如黛；／在朝露浸潤的芳草上，／一對青年肩並肩向我們走來；／一個是梁山伯，／一個是祝英台。

那悲歌化為歡歌的一刻，／那黑暗化為光明的瞬間；／甚至寂靜之後的餘音，仍然會／托著我們的心兒和蝴蝶在空中飛旋。／祝願世界永遠像此刻這樣美好，／樂聲聲繞，蝴蝶……翩翩。

陳鋼與他的同伴在香港演出已落幕，曲終人散。但依然餘音裊裊。華懋集團執行董事兼市場總監龔中心給我打了電話，寫了信，對這場音樂會很是激賞。說實在，眼下的年輕一代，有多少人對《梁祝協奏曲》、四十年代的歌曲感興趣？龔中心早年在內地當醫生，吃過苦、磨練過，後來與她夫婿遠走美國，在大學執教鞭，之後因她姐姐如心遺下華懋的遺產官司案，雙雙辭去教席回港協助她的弟弟。他們的經歷，在經濟商品大潮中，在上層社會人事變遷、航籌交錯中，很易對過去坎坷人生、舊時人和事淡忘。她卻不會，她一直熱愛中國文化，像《梁祝協奏曲》、像傳統流行曲，還有中國文學，她都喜歡。

她在忙碌中，經常抽空來聽我講的文學講座。她不是應酬，而是從頭到尾認真地聽，聽後也有感受，也有自己見解和意見。

她最近為《明報月刊》寫了一段「人生小語」：「如今，看到有些醫生成了醫商，有些醫院成了以病人的痛苦牟利的機構，真讓我們老一輩的醫務人員痛心！想當年，我弟弟仁心在福建山區，我先先生要

股壇的神級先知

天宮

楊天命

早前收到很多朋友的來電及短訊，恭喜我成為「神級先知」，皆因傳媒在財經版中以這個稱號將我與李嘉誠並稱，讚揚我於運程書中預測出近兩個多月的香港股市調整，在此實要在多謝朋友及傳媒所給我的支持和美意。

其實早由六月開始，「指使」一直反覆下調，當時已明白市場正逐步應驗我去年於運程書中作的預測，包括「港股市於午月及其前後七天（新曆五月廿一日至七月十二日）之間出現大升大跌的大調整」；「(兔年)八字批命運程」第十七頁「香港之天運啟示(三)」，「債市市場更將成為市況下降的導火線」(第十二頁「美國之天運啟示(一)」及「單日的升跌幅度可高達六百至八百點」(第十六頁「香港之天運啟示(二)」等，易卦卦象幾乎是完全擊中了今次全球股市大調整的發生時間及問題核心。

其實早由去年前開端，我每年也會於運程書內以易卦預測來年全港的經濟氣候、大事件及中、美和香港的股市概況，自零八年中影響全港的「金融海嘯」後，我的經濟預測能力可謂得到了廣泛的應酬，不但屢次於新年期間到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及荷蘭銀行等大型金融機構演講，出任財經講座的主講嘉賓，同時更走遍如青島及重慶等多個中國的城市，分享玄學的投資預測。

眼前香港的市況正應合着我去年作出的預測發展，我幾乎已可再作出另一個必然命中的預告！「這個新年，我定會再馬不停蹄地成為不同地區、各大機構所舉辦的財經講座上的重要嘉賓！」

和我在青海少數民族地區、我妹妹因心在崇明做赤腳醫生，半夜三更、披星戴月、爬山涉水到少數民族老鄉家去看病，喝下用擦汗病人汗，又擦完來灰的漆黑的襪帶擦過的碗盛載的鹽茶，我們那時是怎麼樣的心情呢？只盼病人能夠好就開心了。所謂醫者父母心。這是醫德，也是起碼的人道主義，是每個醫生的天職。

以上這段話可說是龔女士的心迹。寫到這裡，我想起白樺在《陳鋼協奏曲》題的字：「奉獻」。醫德、人道是職業道德，其中也包含一份責任和奉獻精神。藝術家對文學藝術創作；醫生對病人的診治，也要兼具一份熱誠和義無反顧的精神。套劉再復的話，後者是屬於精神境界的情世界，與商業化、功利化的器世界是相對的。

白樺曾寫道：「音樂對於人的靈魂，一如水之對於人的肉體，如孔子那樣理性的聖人都曾被音樂所俘虜，何況庶人！生命有悲劇，有歡笑，有激越，有靜止。所以音樂有悲歌，有歡歌，有急板，有慢板，也有使人震撼的休止和停頓。在音樂寶庫裡所有的傳世之作，無一不是作曲家發自內心的吶喊或呻吟；文學作品當然也是如此。最高的技巧是甚麼？是技巧嗎？《初戀》也許是我最近的作品，其他作品或多或少有編造的部分，《初戀》卻根據事實寫成，不加一點修飾。」

說實在的，技巧不過是一種手段、工具，或包裝。無論是做甚麼行業、文藝創作，首要條件是真誠——赤子之心，創作如果沒有發自心靈呼喚的激情；醫生、科學家等等，如果沒有對自己從事的事業或工作有一份發自肺腑的熱誠，那等於失去了靈魂，活得也說不上太大的意義了。

離婚率懸殊的背後

一篇報道令我震驚！某權威媒體披露說，「80後」的離婚率竟高達30%！此即是說，「80後」每百人中，就有30人是離了婚的。這個比例，遠比其父輩，也就是我們這代人高。這裡的高，不只是高出幾個百分點，而是驚人的7.5倍，換成百分比，便是叫你瞠目的750%！遙想當年（1979年），我們30來歲時，離婚率為4%，可等到兒女們30來歲時，他們的離婚率竟要讓我們「高山仰止」了！

山盟海誓應猶在，只是婚姻改；今非昨，人成各，「圍城」每見無常索……秦晉成仇，夫妻反目，往往就在一夜間，甚至彈指一揮間，是甚麼原因令孩子們的「家」如此脆弱不堪，形同豆腐渣呢？

在社會嚴重關切，紛紛給出種種答案的同時，我困惑的是：為甚麼父子（母女）兩代的離婚率會如此懸殊？懸殊的背後又隱藏着甚麼呢？

輾轉反側之際，往事浮上心頭。說來一言難盡，我們的婚戀多發生在七十年代，從戀愛到結婚，所遭受的種種限制，今天的年輕人難以想像。愛何人，何時愛，怎麼愛，決不是像今天這樣全由當事人說了算的！

一是戀愛對象受限制。選擇戀愛對象，除受世俗的金錢、地位、城鄉這些一般性限制外，還因交通、信息原因，要受地域、時空制約。尤其荒唐的是，還要遭受政治背景，也就是家庭成份的限制。

那時有個備受歧視的族群，官方呼為「可教育好子女」，其實就是所謂「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的孩子。由於他們在入黨、提幹、招工、參軍、上學等方面實際都是靠邊站的，因而在婚戀上也被迫成為「賤民」。而「根正苗紅」的我們，誰敢娶（嫁）她（他）們呢？

在那樣一種畸形的政治生態下，我們尋找戀愛對象時，首先得將這部分人剔除。你不剔除，爹娘不會答應；即使父母勉強同意了，組織上也會出來說話：你還要不要革命，要不要進步的？要革命，要進步，將來你的岳父母（或公婆）是「五類分子」，「政審」這一關你過得了嗎？你不在乎是不是？影響到爹媽兄弟姐妹，在乎不在乎？……除了「五類分子」子女，城市平民、小手工業者（獨勞）、中農這些「團結對象」的子女，也都是要打問號的。因此，我們只能「近親繁殖」，在所謂「紅五類」中自己找自己。

至於那些「賤民」們，就更悲慘了，兄妹換親的有之，近親結婚的有之，終生打光棍的有之，被迫「高攀」嫁殘疾人的更有之！

二是戀愛行為怕見光。這裡的「怕見光」是怕公開。一旦公開，就會有人當回事，甚至做文章。那時不僅強令晚婚晚戀，觀念上更是將戀愛行為政治化，不要說花前月下、卿卿我我這類舉動搞不得，就是「疑似」行為，比如拉拉手都得當心。否則，「資產階級思想嚴重」、「小資情調」、「低級趣味」之類的帽子，就會扣到頭上來了。因此，沒有人敢像現在這樣明目張膽地幹，都是在地下偷偷進行，心中忐忑，神經緊張，心理受壓抑。

三是戀愛前景顧慮重重。那時不要說甚麼「跨國戀」了，就是跨省、跨地區，甚至跨縣戀，都要忍受夫妻兩地分居，跨地痛苦自不待言。那時工作調動、戶口遷移，誇張一點說，不比登天容易。有句口號就叫「我是革命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一旦「搬」定，再想挪一挪，就是奢望；如果以解決夫妻兩地分居為由提出工作調動，那就無異於恬不知恥了，誰敢開那個口啊！因此，許多青梅竹馬本可結為夫婦的青年男

背後

女，只好長痛不如短痛，灑淚分手。我中學時代的一位校友，就是因為工作跨縣而被迫同女友分手。而秦觀的名詞《鵲橋仙》格外受寵，像「最高指示」樣被廣為宣傳，「兩情若是長久時，又豈在朝朝暮暮？」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成為很多戀人啼笑皆非的「座右銘」。

此外，還有諸如老人贍養、後代教育、家庭責任、幫扶義務等等一大堆不得不考慮的「拖累」左右着我們。

無論主觀意願，還是客觀環境，我們的手腳幾乎都被那種「婚戀文化」捆死了。我們的婚戀不是包辦，卻勝似包辦，包辦者便是那個時代。

按說，這種「兩情」明顯帶有先天不足等時代烙印的婚姻，是經不起風浪的。可是，改革開放之初，「折騰放雀」呼聲如潮，即使在那種一種經濟勢下，我們的婚姻也並未出現大面積「塌方」，離婚率不過區區4%！

那麼原因何在呢？有人說，是輿論不容，手續複雜。誠然，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清楚婚姻其實更意味一份承諾，一種責任，決不僅僅只是兩個人之間的事，還關乎父母、兒女等。一旦「突圍」，就會在情感、心理、心靈上對親人造成傷害，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只顧自己。同時，我們還知道婚姻雖是人人大事，但它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人生的一切。我們活着，不單是為自己，更不是只圖個人享樂，還有「責任重於泰山」。

我們這樣的人生觀、價值觀，也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利國利民利他人」的傳統文化教育和當年與之相一致的社會價值取向所造就。犧牲精神、奉獻精神、家國情懷、匹夫責任、憂患意識等等，幾乎沒一樣不在我們靈魂深處扎根。因此，婚姻問題，用俗話說，我們拿得起，放得下。

而「80後」的婚戀，無論思想觀念、社會輿論，還是國家政策、經濟條件，沒哪一條不是大大優於父輩的。別說「包辦」，就是「拖累」，也幾乎鮮有了。他們只需考慮愛與不愛，其他皆微不足道，「年齡不是問題，高矮不是距離……」可以這麼說，他們才是真正意義上享有「婚姻自主，戀愛自由」的一代。

可誰知，婚姻基礎迥然有異的兩代人，竟然會在離婚率上乾坤大顛倒！

說到這裡，明眼人或許早已看出，婚姻在兩代人眼中，其實是不一樣的：在父母眼中，婚姻是「責任重於泰山」的十字架；在兒女眼中，婚姻不過是個臨時性的破驛站，以「爽」與「不爽」為取捨。說白了，就是個旅館、飯館、澡堂子，甚至是一張床！高興了，多呆會兒，膩歪了，拜拜。

很明顯，兩代人的根本差別，並不在於是不是獨生子女，更不在於會不會幹家務，有沒有包容性，而在於態度，在於責任心強烈與否。

能夠說明這一點的現象隨處可見，請看：他們在電視上熱熱鬧鬧徵婚時，可曾有人提到過自己肩上那份無可推卸的責任？他們雖然結婚了，成家了，可有多少人身心皆在曹營的？他們在家中「熱暴力」或「冷暴力」的時候，考慮過其他人的感受嗎？他們「不爽」了，要離婚了，問過父母的意見嗎？物價如此瘋漲，爹娘的退休金還不夠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們問過父母（公婆）嗎？他們在「崽賣爺田」時，心疼過嗎？……

「80後」，這些本質不壞的孩子們，為甚麼缺乏強烈的責任心？

其實問題清楚得很，除開主觀原因外，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於一個知行相脫節，相扭曲，相分裂的時代。瘋狂的拜金主義無孔不入，窒息良知，污染靈魂，墮落情操。

利益至上，物慾橫流，信仰倒退，道德淪喪，人心不古，文化多元，生活在如此一個時代，思想免疫力原本就不高的孩子們，你叫他如何能擔負起責任？

當社會為挽救「80後」婚姻殫精竭慮，開出種種「法單」的時候，愚以為當務之急還不是救婚，而是救心！因為誰都清楚，今日之「80後」，便是明日之中華民族啊！我們決不能讓這個曾經滄海，好不容易贏得全世界尊重的偉大民族，精神基因發生變異！

閒談序言

這真是序可序，非常序。下筆如有神助般，洋洋灑灑寫了五萬字，如果真的作為序言放在書前，那就喧賓奪主了。

自己看書，近來比較少看的就是序，因為把看過的序做個小統計，發現如果序太長，多數都把書裡精華說了，閱讀內文，樂趣就大減，因為等於看過摘要了，再看原文，味道就似乎失去了點甚麼。而且序到後來，多數都是感謝幫助過的人名一大堆，乏味得很。所以就算把序看下去，一看到說要感謝誰，就可以翻過去了。

有感於此，就把某人對作者的評介當作序言放在書前，我一定拒看。因為未看就被別人的意見牽着鼻子走，變成沒有主見，還看它來做甚麼？放在書後做為參考還來得及，拿來當序，太左右買書的人了吧，對不對？

真正裸婚

蘇衛衛視著名節目「非誠勿擾」中，八月初一期一位北京來的公關擇偶者，廣告策劃人馮小姐發表了一篇「石激起萬重浪之言」，她公開說：「我擇偶條件沒別的，有錢就行，年齡大小、有過婚史都無所謂。」

她又說：「我們各省美女北漂在北京謀生本來就很辛苦，憑甚麼不允許我在擇偶中要求對方有房有車，而且車子越貴越好，我和很多姐妹都說寧在寶馬車裡哭，也不在自行車後面笑。」就讓我的現實瑣瑣的夢裡，別再生活在南泥灣的現實吧！

如此赤裸裸的宣言，無數上「非誠勿擾」節目的人說應改為「非錢勿擾」了，江湖古語說「沒有三兩三，不得上梁山」，如今是「沒有十卡廿卡鑽石休得上勿擾」了，而祖國女性自高自大到如此媚妓花魁化之地步，全國男兒大部分要變宅男也無可怨了！一些窮鄉僻壤地區拐賣婦女之事也日趨猖獗了。

物極必反，此風氣下內地近日又吹起「裸婚主義」。有一部電視劇《裸婚時代》

成了流行潮，即指今日男女要撇除「一車房」，男女雙方無車無房無存款無鑽戒，只有一紙結婚證書的純婚姻，只要愛情至上男女去登記結婚便水到渠成，婚姻後男女各自回父母家也無不可，有空有緣就夫妻同住短期旅遊也或光顧酒店，但千萬要把握好避孕，一不小心成了孕，便甚麼計劃都改變。據說現在大城市中如此「裸婚」之夫妻佔比例近百分之七、八，如非有此裸婚，全國女性都「寧坐寶馬哭」的話，中國真會成了個單身狂國初期百廢待舉的模樣。

至此筆者很懷念立國初期百廢待舉的模樣，那時大躍進前後歲月，中國仍在赤貧年代，男女同志情投意合戀愛成熟，就由單位領導批准結為夫婦，婚禮多由黨委書記主持，夫妻結伴大紅花交換證書握手為禮，到賀賓客各沏杯好茶各派一把糖果，喚作「喜糖」，大家拍拍手掌唱首《東方紅》、《我的祖國》作賀，前後一小時便禮成，五十年代阿杜小孩子時參加過幾次這樣的婚禮，送賀禮的有人送上幾兩糧票，那是真正正正的「裸婚」，樸素無華，讓人懷念。

上網看電影

因為要主講夏日國際電影節的高峰秀講座，和主人李焯桃談起，益發感覺到現今今日電影節的難為。日本著名女優高峰秀子於去年年底逝世，這固然是策劃回顧展的適合時機，然而背後的這多方掣肘，往往是外人未能知悉的。舉例而言，大家都知道高峰秀子的代表作，盡在與成瀨巳喜男合作的電影，她生前自選的十三齣代表作中，成瀨作品已獨立三齣，分別為《浮雲》(56)、《女人踏上樓梯時》(58)及《放浪記》(62)，是數量最多的一位導演。然而今次的高峰小輯，放映的卻是木下惠介的《卡門歸鄉》及《純情的卡門》，原來成瀨作品價錢甚貴，電影節基本無力承擔，惟有退而求其次來解決吧！

此外，電影節亦面臨新一代觀眾習慣轉變的壓力，以今次的法國新浪潮將查布洛為例子，在挑選的四齣電影中，彩色的《不忠的妻子》及《屠夫》的票房銷情，便遠遠另外的黑白兩作為優，這種完全不按影迷常理思考出發的現象，而且確已影響到策劃的考慮及整體的運作。

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心知肚明，今時今日無論是昔日經典，又或是新鮮出爐的話題作，其實在網上都可以搜尋出來欣賞。以今次選映的查布洛作品為例，網上版本不僅影像水準不俗，而且亦有英文字幕，免去了中文字幕時有水平參差不齊的情況，着實令人煩瑣。

更為甚者，連杜琪峯以Phone拍成的話題作《鈞鬼》，其實在網上亦早已已有三三分鐘的完整版供瀏覽，無論新舊作品都逃不出網上狙擊的命運。

事實上，我認為這種趨勢已無法逆轉，情況如大家現今已習慣在網上下載音樂的聆聽模式，消費CD的而且確只能夠針對熱衷偶像的粉絲才可起作用。

電影或許還算幸運少許，至少仍有藕斷絲連的電影院原教主義的精神流風，去感受同路人入場觀影。歸根究底，入場觀影不知會否早晚成為演唱會的對照，大家在此尋求的是另一種氛圍，而非僅僅局限在眼前的影像中而已。

阿杜

阿杜

百家廊

張衍樂